



艺 谭

# 女性王国在莫言历史剧中的延续

□王 莘

作家莫言在小说创作之余,也曾“野心勃勃”地进行话剧尤其是历史剧的创作。他曾计划写作历史剧三部曲,但至今只完成了其中的两部,即《我们的荆轲》与《霸王别姬》。话剧因其对故事、典型人物及语言的追求,而成为离小说最为接近的艺术形式。莫言在这两部历史剧中,显示出其在小说创作中一脉相承的对人内心世界的深层解读与执著探索,尤其是对历史中既定女性形象的现代性塑造,让这两部原本看似以书写历史中男性、尤其是男性英雄为主体的戏剧,充满了鲜明的女性特质,甚至因为对女性形象过于浓郁的现代性诠释,而让原本在历史史料及口头传统中,具有侠义精神的两名男性——荆轲与项羽,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在观众面前。



荆轲刺秦与霸王别姬的故事,皆来自于《史记》。在这两则流传至今的故事中,英雄形象及侠义精神被无限扩大,但是女性却未能超越男性的强大,始终居于绿叶的陪衬地位。即便是这种模糊的绿色背景,在荆轲刺秦中,也几乎找不到。而莫言则借助燕太子丹曾经给荆轲送过“美人”的史料记载,创作出燕姬这一饱满立体的女性形象。甚至在写作过程中,被人物带动,得出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局,使得燕姬成为《我们的荆轲》中“最大的情节推动者”。

而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文本中,虞姬也是一个被霸王宠爱却最终为霸王或者为爱情而牺牲的悲情女性的形象。至于虞姬对项羽与刘邦的那场争霸战持怎样的态度,在项羽被困困时,有没有就战争及去向问题与他有过交流,在历史记载中,则语焉不详。而对于历史上记载比较详细的吕后,莫言则对其日后的残暴性格,在霸王别姬这一段特定的历史中,进行了现代女性心理的挖掘和剖析,使得吕后被还原为一个同样具有爱恨情仇的血肉饱满的女性,祛除了史册中对其残忍专制的刻板形象的定义。在《霸王别姬》中,虞姬与吕后对于项羽性格及故事情节的推进,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莫言甚至将不少的笔墨用于两个女人的较量,这种较量跟《我们的荆轲》

中,荆轲与燕姬之间微妙的相互影响,并在对方这面镜子中最终看清了自己的情节描写,极其相似。两部剧作,尽管《霸王别姬》中有另一位作家王树增的创作参与,但是就对女性的描写和对历史史料的现代性挖掘上,可以说有着一脉相承的“莫言风格”,也即如莫言本人所言:“经常是女性很伟大,男人反而有些窝窝囊囊的。我一直觉得,男人负责打江山,而女人负责收拾江山,关键时刻,女人比男人更坚韧,更给力”。

所以在对历史戏剧的挖掘上,莫言继承了其乡土小说的一贯创作原则,其对于女性的刻画,其实与《红高粱》中的戴凤莲,《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檀香刑》中的孙眉娘,《白棉花》中的方碧玉有着一致性,莫言用想象构筑了一个女性的王国,这个王国中没有历史与现代之分,也无地位的高低贵贱之分,但他并没有“刻意去解剖历史”,“只是把古人和现代人之间的障碍拆除了”。

## 女性对男性内心世界的洞穿及掌控

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大多都处于强大的男性强权之下,但这并不妨碍莫言赋予她们敢爱敢恨、追求自由、热烈浓郁的强大内心世界,同时,用这种强大蔑视着男性的统治,并深深影响着男性的行为方向。同样,在这两部历史剧中,莫言也赋予了女性这样的品质。

《我们的荆轲》中,燕姬是一个经历了秦王、燕太子丹、荆轲三个男人的女性,尽管她像一件礼物一样,被厌倦了的秦王转送给太子丹,又被太子丹为了救国的名义,赠送给即将刺杀秦王的荆轲,但恰恰是这种在乱世中的丰富情感经历,使得燕姬不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木偶或者礼物,而成为洞察男性欲望世界的一把匕首,她不发一言,却用对男性世界最轻蔑的微笑,居高临下地嘲笑着每一个疯狂争斗中的男性。因此,也只有到试图探索她的灵魂世界的荆轲这里,才让她成为一面镜子,照亮了三个男人,照亮了荆轲刺秦之前的种种恐惧、挣扎,及对侠客身份的根本认知,终于明白自己在这场洪流中刺秦的无意义。所以荆轲才会生出悲凉:“想不到终结了几百

年侠客故事的,竟然是一个女人。”而燕姬则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也许开始了新一轮侠客故事的,还是一个女人。”莫言借这两句话,将女性在历史洪流中个体存在的印痕,进行了有力的凸显。

作为《霸王别姬》中的两个女性,虞姬和吕雉对于项羽个性的形成,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虞姬在起初是作为项羽事业的阻碍者出现的,这种阻碍的力量,来自于她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与留恋,她即儿女情长的态度很模糊,他并未真正有虞姬的归属意识,处于挣扎变动之中。所以此处虞姬对项羽的影响力量尚显薄弱,只是作为一个任性的小女人形象出现在剧中。而心狠手辣的女人吕雉的出现,则成为虞姬个性变化的催化剂,让虞姬看到了隐藏在体内的另外一个成熟的、大义的自我。这个自我汲取了吕雉对于时代大局的透视能力,及对英雄项羽必须去走的一条争权之路的清晰认知能力。所以莫言在此处对于吕雉和虞姬的设置,跟在《我们的荆轲》中,对荆轲与燕姬的设置一样,都是互为镜像、互相影响、互相刺激,直至双方都从所处的紧张局势中,看清了未来之途,及自身的悲剧命运。虞姬从心机重重却依然被刘邦抛弃的吕雉的命运中,看清了男人对于霸业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无法停歇,否则必将连田园梦想也会失去的历史悲剧,所以她从儿女情长的缠绵中清醒,并用让项羽不能理解的“大义”,刺激他杀出去,为更多死去的江东父老冲出重围。为了项羽的生,她只能选择自刎,来断掉这优柔寡断的霸王的最后牵挂。这种牺牲,用吕雉的话说:“你这有福的女人,你这一生值了,你用真情换来了真爱,我嫉妒你……”

## 女性对田园的归属感

莫言说:“家,国,是靠女人的缝缝补补而得到延续的。”这种创作思想,表现在两部历史剧中,便是女性对田园似的缝缝补补生活的归属

感,同时用这种归属感,解决男性在历史宏大叙事中的最终去向。燕姬将历史中赞誉的侠客讽刺为“没有是非、没有灵魂、仗匹夫之勇沽名钓誉的可怜虫”,即便在荆轲将刀子刺入她身体的那一刻,依然念念不忘她曾经给荆轲指出的通向自由的道路:“西施……范蠡”。而得不到刘邦宠爱的吕雉,即便被项羽鄙视,也依然哀求项羽与她“突围归隐,去山野荒村做一对贫贱夫妻”。虞姬则用最终的自刎,成就了自己在项羽心目中的地位,并让项羽在可以逃走最后时机,为了“扔掉这臭皮囊”,拉住虞姬的“裙裾”,一起飞离这功利的尘世,而作出了自刎的选择。这种选择,其实也是一条跟随女性通向田园道路的选择,尽管这田园只是“幻影”,莫言却依然在虚幻中,让两人穿越生死时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莫言不擅长写作离他个人生活比较遥远的城市生活,所以在选择显然不是田园女子的历史女性人物的时候,他的创作导向,依然在曲折中最终指向了他所熟悉的田园生活。这种生活的结论,是以历史中英雄对国家概念及功名利禄的逐渐反思而最终得出的,也即他们所为之努力的江山社稷,甚至为之要献出生命的君王,是虚空的,无意义的,个体生命相比于国家事业,要更为重要,而能够使得个体生命觉醒或者实现其价值的最终道路,则是更注重内心生活及自我反省的女性所为之指明的田园之路。莫言用这样的方式,将剧中人物及观众从“历史控、宏大叙事控中解脱出来,进入这种个人叙事”。同时,打通了宏大的历史剧与现代人生活之间的通道,也即莫言所说:“把古人和现代人之间的障碍拆除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莫言“仅存”的两部历史剧的创作,在对女性王国的构筑上,有着与小说一脉相承的一致性,如果他继续创作另外一部历史剧,完成他对历史剧三部曲的“野心”,可能在女性的刻画上,依然会有前两部剧中女性的影子,这与他小说创作中所坚持的“对自我的批判”,及“对人的认识”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 女性形象的现代性挖掘与丰富

荆轲刺秦与霸王别姬的故事,皆来自于《史记》。在这两则流传至今的故事中,英雄形象及侠义精神被无限扩大,但是女性却未能超越男性的强大,始终居于绿叶的陪衬地位。即便是这种模糊的绿色背景,在荆轲刺秦中,也几乎找不到。而莫言则借助燕太子丹曾经给荆轲送过“美人”的史料记载,创作出燕姬这一饱满立体的女性形象。甚至在写作过程中,被人物带动,得出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局,使得燕姬成为《我们的荆轲》中“最大的情节推动者”。

而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文本中,虞姬也是一个被霸王宠爱却最终为霸王或者为爱情而牺牲的悲情女性的形象。至于虞姬对项羽与刘邦的那场争霸战持怎样的态度,在项羽被困困时,有没有就战争及去向问题与他有过交流,在历史记载中,则语焉不详。而对于历史上记载比较详细的吕后,莫言则对其日后的残暴性格,在霸王别姬这一段特定的历史中,进行了现代女性心理的挖掘和剖析,使得吕后被还原为一个同样具有爱恨情仇的血肉饱满的女性,祛除了史册中对其残忍专制的刻板形象的定义。在《霸王别姬》中,虞姬与吕后对于项羽性格及故事情节的推进,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莫言甚至将不少的笔墨用于两个女人的较量,这种较量跟《我们的荆轲》

## 电视文化系列谈

在各种电视文化形态中,电视节目作为受众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形态之一,在丰富广大观众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电视节目出现了跟风扎堆、高度雷同、内容单一、热衷娱乐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进一步提升电视节目文化含量、提高原创水平,如何丰实电视文化内容,值得探讨。本报从本期开始推出电视文化系列谈栏目,就电视文化现状与发展展开讨论。

随着《中国好声音》的走红,各大电视台纷纷引进或克隆推出自己的“歌唱”节目,粗略统计,仅卫视就有十多个档歌唱类节目,如周三有广西卫视的《一生所爱大地飞歌》,周四有山东卫视的《中国星力量》,周五有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和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周六有北京卫视的《最美和声》,周日有上海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和湖北卫视的《我的中国星》,还有众多的歌唱类节目准备推出。一时间,歌唱类节目具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众多的选拔类节目给普通的大众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有的还能借此实现追逐音乐的梦想,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场视听的狂欢盛宴。然而,歌唱类节目一枝独秀显然满足不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电总局出台了总量控制、分散播出的调控措施。

从2011年的“限娱令”到今年的“限唱令”,广电总局接连对电视节目进行了调控,但电视栏目发展的轨迹都是少数节目一旦走红,继而各台蜂拥而上,之后是调控出台。如此的反复反复、缠缠绵绵,电视栏目类节目似乎就是长不大的孩子,总是在主管部门的操心下才能成长,在观众的爱恨交加中蹒跚前行,这种现象令人堪忧,其原因也令人深思。

一是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与道德良知的意识问题。文化是时代的产物,当下歌唱类节目的扎堆跟风是折射当前社会整体文化氛围的一面镜子。丹纳曾言:“环境把艺术带来或带走,有如温度下降的程度决定露水的有无,有如阳光强弱程度决定植物的青翠或憔悴……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要同样的艺术在世界上重新出现,除非时代的潮流再来建立一个同样的环境。”改革之初,小说《浮躁》如果抓住了当时的时代脉搏的话,那么随着改革的深入,当下的整体文化氛围呈现出短平快的时代特点,这使得一些行业趋向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和盲目跟风的审美风尚。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那向“名言”: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如果说这仅仅是个人的价值取向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在省级卫视这样的平台上公开宣扬这种重物轻精神的畸形价值观念,就值得商榷了。

对于“三俗”文化有着不懈的兴趣绝不是某个卫视的单一行为。就在最近,一家卫视又推出了一场视听的“盛宴”:以特写镜头展示某个模特半裸式的跳水泳装作为正餐,再用暧昧语言加以佐料。自然,这样吸人眼球节目类型的跟风者不在少数,如此的跟风让人深思:电视台是哪个节目热闹就立马跟,投资商是哪个类型圈钱就蜂拥而入,结果是广电总局刚限制了那个又冒出了那个。在这样的背景下,电视过于积极模仿、跟风内容贫血的

# 避免电视节目雷同的三点看法

□王 锋

节目,显然不利于广大观众的精神健康,不利于全体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也不利于正能量的传播。从这点而言,对于电视类跟风的节目,特别是量多质劣、内容贫血的类型要加大整体的调控力度,积极引导推出提升整体民众文化素养、提高社会公众道德良知的电视节目。

二是提高电视节目理性决策的能力。一个节目的出台,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以歌唱选拔类节目为例,目前大多数国内歌唱类选拔节目的版权都是引进国外的,如《美国偶像》(The voice)《X Factor》等,除了支付高昂的版权费外,从最初的创意到策划,从投资到拍摄、剪辑、审查,从播出到反馈等都需要各方的参与。而在其中的每一个程序中,都会相应地包括了当前节目的现状分析,对节目发展的预测分析以及本节目的风险评估的工作。对投资、制作、播出等各方来说,任何一个环节只要能跟高度雷同的巨大风险,及时抵制盲目跟风的节目制作,就会避免遗憾;可惜的是,歌唱类的节目又一次遭遇了跟风模仿的滑铁卢。这说明,参与的各方都欠缺冷静和理性。其实,在基本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不可能出现全民都在相亲、都爱选秀、都好唱歌的事情,然而,这些高度雷同、盲目跟风的节目确是近段时间以来电视文化发展的缩影。尽管其原因很复杂,诸如电视自身发展必然,社会整体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影响,但反映出的事实就是当前电视行业的整体不够成熟,缺少理性决策,多是盲目拍板,其结果就是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堆积泡沫。

三是完善电视各种监督体系的引导。俗话说,预防胜于治疗,这对电视文化来说也是同样适应的。就目前而言,有效的地方监督体系是失语的,只有广电总局的最后发文才能起到效果。各种“限播令”,对于雷同电视节目数量的调控虽然能起到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效果,可也会在客观上对电视文化的发展造成一些潜在的隐患,如可能造成电视台巨大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加大投资商的人为风险,改变了电视事业发展的自身特性等。从长远来看,目前这种单一的监督体系必然带来单一的管理方式。如果能够将这些调控措施从创意之初就尽早到位,多一些数量和质量的监控渠道,就能避免这些损失,而建立与健全独立、完善、多样的监督体系,将会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有所改善。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血脉和根基,也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电视已成为文化软实力的火车头。一枝独秀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因此,加大对电视节目整体数量和质量的调控,提高电视节目的文化品位,加强参与各方的理性认知,建立与健全独立、完善、多样的监督体系,对于提升国民文化素养,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全国小剧场戏剧 优秀剧目展演8月亮相

由文化部艺术司、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2013年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将于8月9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展演,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中直院团、艺术院校共申报作品40多台,最终有25台优秀剧目入围。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演剧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雷雨》《雾都孤儿》等以全新的演出方式演绎中国话剧经典、外国文学经典的作品,也有《建家小业》《女人初老》《安谈与疯话》《招租启示》《向上走,向下走》等探讨了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婚姻和家庭问题,描述现代都市青年生存状态,展现都市底层人奋力打拼、追寻梦想历程的作品。作品以现实题材为主,贴近现实、关注民生成为主要特点。此外,除了小剧场话剧外,展演首次将小剧场戏曲作品纳入其中,北京京剧院的《浮生六记》、北京艺海欣添文化传媒公司的黄梅戏《贵妇还乡》、山东省柳子剧团的《地方戏系列剧〈选民老冤蛋〉》3台作品,用小剧场的形式在本剧种的传承与发展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此次展演一半,凸显出民营艺术院团已经成为推动小剧场戏剧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参加此次展演的25台剧目,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国语小剧场、国语先锋剧场、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东方剧院等10余个剧场陆续演出50场。(徐健)

## “音乐艺术夏令营” 汇报演出亮相国家大剧院

由首都文明办和国家大剧院共同举办的“音乐艺术夏令营”汇报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县的60名青少年作为首批“七彩梦想合唱团”团员,在经过近一个月的免费“艺术深造”后,在大剧院的舞台一展艺术风采。作为2013年“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行”推出的创新活动,“音乐艺术夏令营”以社会报名、艺术家筛选的方式招募对高雅艺术感兴趣的北京市青少年,通过免费大师培训,观摩国家大剧院演出并在大剧院登台表演,提高青少年群体对高雅艺术的兴趣,展示首都青少年优秀的文艺素养和精神风貌。经过选拔,最终60名具有一定合唱才能的青少年脱颖而出,组成“七彩梦想合唱团”。合唱团由艺术家吴灵芬担任艺术总监和指挥,由吴灵芬合唱工作室承担日常排练指导工作。经过“集训营”式的专业培训,小合唱团员的才艺与日俱增,只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便将涉及中、英、法、拉丁等六种语言的15首合唱歌曲唱得流畅动听。在汇报演出上,“七彩梦想合唱团”首次公开亮相,用最纯真动人的歌声绘制色彩斑斓的艺术梦想。

据悉,完成汇报演出之后,合唱团成员还将观摩来自香港、台湾的青年演出团体,参加合唱主题讲座,并在8月6日晚上的“北京市民族情中国梦——京港台青少年系列音乐会”上代表北京出发,和香港、台湾及其他优秀团体同台演出。(晓文)

## “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重在美育教育

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主办的第七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于7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清华学堂举行。展演分5场进行,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172个作品,5000多名少年儿童参与了此次活动。这些作品内容丰富,质量上乘,充满童心童趣,富有美好的情感和想象,呈现了孩子们眼中的多彩世界和他们对生活的一份稚嫩的爱,不仅集中展示了我国少儿舞蹈创作的最新成果,也成为全国少儿舞蹈一次盛大的“嘉年华”。其中,新疆的《顶碗舞》、北京的《鱼儿歌》、石化的《我是小小神枪手》、吉林的《顶水舞》、广东的《童·戏》、安徽的《十一点半》、江西的《妈妈我来帮你》、湖南的《小鸡也疯狂》、河南的《追》等作品获得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

据主办方介绍,“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创立于1998年。10多年来,中国舞协通过“小荷风采”的展演平台,使得少儿舞蹈教育由相对狭隘、功利的观念向素质教育与美育教育拓展,少儿舞蹈教育不再仅仅局限于通过相对专业的舞蹈训练,学会表演舞蹈,在比赛中拿奖,从而成为升学的一个筹码;而是扩展它深层教育的外延,通过对广大的幼儿、少儿的舞蹈启蒙教育,让他们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个性、高尚的品德,启发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培养他们的自制力、意志力,加强他们的团队精神与美好情商。让少年儿童在舞蹈的美育中快乐成长,正是“小荷风采”少儿舞蹈展演活动始终如一的宗旨。(徐健)

## 北京将打造“中国故事·喜马拉雅之光”音乐品牌 叶小纲携手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开启首场演出

首都文化企业旗舰北京演艺集团与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家叶小纲近日在京举行签约仪式。双方将在未来5年共同打造“中国故事·喜马拉雅之光”音乐会品牌,使之成为一张北京文化的新名片。

联手后的首场演出定于9月22日,叶小纲将与美国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底特律交响乐团一起合作,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艾弗利费雪厅(Avery Fisher Hall)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喜马拉雅之光”。为世界观众呈现一台高品质的演出,以展现“中国交响乐之梦”。音乐会由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文联、北京演艺集团、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由北京演艺集团等单位承办。

据主办方透露,经叶小纲再三甄选,音乐会上演曲目最终选定了其最具代表性的三部作品。其中,《大地之歌》将中国古诗的意境、中国戏曲的行腔与现代东西方音乐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相融合,通过唐人诗句的原意发出内心和时代呐喊声,展示中国文化;《最后的乐园》以中国当代农村为题材,将中国音乐与西洋管弦乐完美结合,展现当代生活;而曾获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作曲大奖的作品《喜马拉雅之光》则将作为本场演出的重要曲目出现,用音乐向世界展示我国藏族独特文化风情以及与其他民族间千年不绝的友好情谊。

据悉,首演之后,“中国故事·喜马拉雅之光”音乐会还将继续进行丰富与完善,力争今年年底前在北京举行专场演出,并于2014年赴中国台湾等地进行巡演。(艺文)

